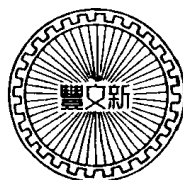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五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史評

一草亭讀史漫筆一卷	清 吳孟堅撰	貴池先哲	一
紀事約言二卷	清 夏勤墉撰	正覺樓	四九
二十一史徵一卷	清 徐汾撰	檀几	九三
讀史札記一卷附論學割說十則一卷	清 盧文弨著	聚學軒	一〇一
秋水文叢外集三卷(一名古宮詞注)	清 張鑑著	適園	一二五
讀史吟評一卷	清 桂榮注	說鈴	一八三
遼金元宮詞三卷	清 黃鵬揚撰	吳興	二〇一
松花庵韻史一卷	清 陸長春撰	嘯園	二五一
紹運圖一卷	清 吳鎮撰	靈峰草堂	二七九
□ 不著撰人			

歷代史論

綱目舉正四卷(原缺卷三卷四)	清 夏敬渠恭撰	陶社	二九九
綱目志疑一卷	清 華湛思撰	昭代	三六七
救文格論一卷	清 顧炎武撰	說鈴	三九九
史弋二卷	清 汪楨著	南陵先哲	四〇五
史略一卷	清 蕭震撰	昭代	四四五

歷代史鈔

翰苑殘一卷（存卷三十）……

唐 張楚金撰

遼 海 四五五

盧長公史隙六卷續史隙一卷……

唐 雍金鶚注

青 照堂 四七九

史筌五卷首一卷……

清 盧士元撰

雲 南 五二九

清 楊銘柱輯

先秦史——尚書

漢 孔安國傳

尚書註疏二十卷附校勘記一卷（一）（卷一至卷十四）……

唐 陸德明音義

擇 是居 六〇九

唐 孔穎達等疏

民 張鈞衡校勘

W238.05

讀史漫筆
二卷

貴池縣志人物志孝友本傳

吳孟堅字子班父應箕明亡殉節孟堅甫十一育於外家稍長叔父非暨遇劉廷鑾授之學於書無所不讀每痛父呼號終身泣血作大哭賦曰聲長號兮天柱傾音抗烈兮泰山輕高痛哭兮猛獸驚淚迸流兮江河橫風蕭蕭兮日不明霧沈沈兮月無精闇闇兮雷電轟劍光烈兮龍蛇爭瓦碎擲兮城復隍晉網急兮麟鳳哀感慨長歌歌難名歌欲成兮心不平壯士一憤兮不欲生上失怙兮下無兄家國流離兮如土崩長此天地兮何其冥作小哭賦曰風雨離離神祇不知隱痛鏤骨莫知所之淵深魚伏天空鳥馳渺渺兮烟迷飄飄兮雲隨炭咽口兮痛入脾腸幾斷兮涕無時蚊微微而復寂蠅冥冥而難窺托素毫之流血憑片楮之淚垂水悠悠而轉集灰冷冷而增悲交戈予兮世已否風波蕩兮其誰知余故長

傳 縣志孝友本傳

歌聲聲移歌聲移兮復三思孤懷兮飲血吞聲兮嗚咽輕塵氛之無形藐滄海之一粒晝夜其岌岌兮奔中流而難立其殆訴上帝而前揖又作大呼九章激烈悲歌聲動天地時覆巢之餘父書散佚孟堅跋涉重關徧訪父執搜遺書傳於世徒步京師上書史館請為父立傳既得請即屏迹歸著有讀史漫筆始關龍逢終文天祥可以悲其志矣他著述詳藝文年八十四卒子六人長本忠以孝友著其五銘道工古今文最有名於世

采訪

吳孟堅傳

題讀史漫筆

吳子讀史漫筆何為而作也余閱其書知吳子之人矣吳子敬直於內義方於外其嚴氣正性卓有古人之風故其言誅奸雄嚴如鈇鉞闢節烈激於悲哀然一本於樓山先生忠孝之大節經世之文章幽愁憂思以成一家言此漫筆所由名也讀是書者當求之於山崩川竭星隕霜飛之意未可作讀史觀也然觀其書則知其人知其人則知其漫筆之意之所在矣余與子班交既久深知其人知其心往往見之於悲歌慷慨之概而益深歎吳子之為人豈徒以漫筆一書傳也哉己巳孟夏黃岡王澤弘吳廬題

續讀序

以異哉然其氣味已合司馬為一且論斷曲而有體上下數千百年而獨致慨於忠臣孝子其寓意良足悲矣厚薄之分又不足與之相較矣傳之天下後世詎不信然耶庚午仲夏燕山張鴻猷匡鼎題

余鄉子班吳先生積學篤行名徧海內予與神交有年庚申得傾蓋都門為忘年之交惜未久別去己巳夏再過金臺時余卜居禁城之南有閣曰春浮臨

御水之湄先生每過我輒相與臨流暢飲弔古慨今有不可一世之概今閱先生讀史漫筆其議論抑揚直接龍門遺意而駕軼二班頡頏五代始之終之命意深遠寄託之懷詎云古今人不相及耶至於尺幅中凜凜乎字不輕予堂堂乎論不稍回知其前之有人滔滔乎氣有未盡汨汨乎勢若無窮知其後之有人當今

讀史漫筆序

聖世右文之日纂修刪述鼓吹休明將石渠天祿炳姓氏於承明著作之堂顧不盛哉而先生閉戶深山南面百城爲文章以自娛且蘭滿謝庭家傳詩禮視余之禁庭囊筆僕僕輒紅不啻獨鶴雲中孤鴻天外又不禁心折於先生矣敬附數語以質之先生同里世小弟曹曰瑛拜稿

余舞勺時讀樓山先生坊刻諸選本心竊慕之自後聞先生殉義江上益歎名下不虛而懼其不免於覆巢之慘輒欲一訪其後人蓋懷數十年於茲矣今年夏其令嗣子班訪余於京邸問知爲先生長公則大喜又知子班有賢子六人益喜賢者之有後而先生故精史學所論著十餘種其言啟牋之際詳矣茲讀子班讀史漫筆兩卷不獨其文辭開闔跌宕得班馬遺法於數千年之上其所是非予奪獨出己見而卒不詭於正抑何其神似樓山先生也子班嗣君數人皆力學工

漫筆序

爲文章雖小者亦頭角嶄嶄可望成立矣余更喜忠節之有賢後人不獨其子姓蕃碩而能世其家學使樓山之道愈久而益光焉此其所以尤難也然漫筆所載抑揚之閒有時或出於常情之外者此不可以口說解是在論世者之以意逆志己己已歲浙東姜震英西銘拜識於史館

余以衰頽餘生杜門不遐遠客者已廿餘載於茲適子班持張芑山札至乃破例晉接因出其所著讀史漫筆見示爲竦然心折乃歎今人言史學者不過於前之夏殷周後之漢唐宋略窺千百於什一耳若詢以南北五代如雁秦火梁柱復惘然也獨子班能破文章之大限以讀人所同讀且其心力精強志氣雄猛則由此而進而金元以及他種史其進步未可量矣雖然惜余老而不及見其全史之成也昭陽李清映碧題

余年十二三從我鄉諸君子游側聞大尾吳先生之教所講求者聖賢之宗旨傳注之微義與我鄉楊錢楊顧諸先生相唱導指模後學厥功甚鉅至其從容就義致命成仁又與我鄉徐夏兩先生及侯黃陳顧諸先生後先輝映稱一代完人蓋其俊偉激烈之氣得之自天而道義之學尤精且熟凡古今得失順逆向背之理犁然盡然故能言之明行之決也世所傳樓山先生集光芒長在天壤間而令子小山與余過於句曲復以先生甲乙遺詩及小山所爲讀史漫筆者出以是正焉乃益歎大尾先生之教傳於文更傳於詩傳於史傳於一家而後傳於天下後世也我友其年陳子於先生親承指授述先生之精於史學者甚備今觀小山論史非徒取馳騁上下進退古今也所以成先生之志而闡明之比量之也觀其議湯武進武庚而君父之義著始關比終文陸而死生之

漫筆序

道明大綱大法炳如日星讀者可以壯其膽魄其意而擇其微旨矣聞之夫子曰行在孝經志在春秋二書雖各自成編其義各見而由小山之說推之風霜之氣凜凜行閒舉所謂順逆向背是非得失之理無不於是乎大正則其仰承先志者固可求之冰堅木落金銷石泐之餘而庶幾遇之不管如鍼磁之合於形沆瀣之一於氣也將有得於春秋之義以成其孝思者乎合而觀之是在善論小山之讀史者時康熙十有六年丁巳孟夏玉峰年家春弟盛符升珍示拜題於句曲僧舍

史者文勝質以左氏爲濫觴爲其失實也然古今無不由史苟無史則益無據唯讀之而考訂其得失有裨於見聞然讀史者人各一見其持論多偏貴也吳大尾先生生平留心史學集盛傳於世今嗣子班又能繼其微音有讀史漫筆一書

其持論一歸於正班氏世為史官乃固書未完而曹大家續之此一門之內學有本源也今子班之家學淵源不愧古人矣庚申夏湘潭年家弟王岱拜題於薊門旅舍

生古人之後鑑定古人忠孝節義及諸所未稱軼事惟心通乎道是非明白又能考其當世斯不為成敗利鈍之所回惑昔杜子美身老湖湘陸秀夫殉難帝昺夫豈無有為之才而履契罕效章句空陳窮蹙道途阻於時地君子雖惜其守而未嘗不哀其志其他類此者往往而是荆軻之刺秦氣震天下豈減於留侯之擊嚴光之逃漢足加帝腹寧免於處士之譏哉吾觀吳樓山先生之於明季遭時處地有甚難者而卒能有以自見子班為其後嗣伏處菰蘆感慨尚論有以也漫筆一編出入千載三致意於忠孝大節讀者雖之為人好交友重氣義通方達務不為貧賤之所訕洵有道者其能立千古之上卓然鑒定不為回惑諒矣絳巖耆弟祇菴張芳拜題

古之上卓然鑒定不為回惑諒矣絳巖耆弟祇菴張芳拜題時乙卯之秋日

東張西銘先生二集俱從廿一史全書貫串鉤斷而出之故其言不激不隨能使古人心服今于班讀史漫筆感懷家國俱本忠孝誅奸雄於已死發潛德之幽光目窮千古論出驚天與樓山先生史論真稱彪固世學後先輝映西銘不得專美於前矣丙寅夏立秋前一日年家看世弟宋實穎拜題貴池吳孟堅讀史漫筆一卷凡若干則屬其友陳維崧序孟堅者余師樓山先生冢君也維崧卒讀未竟伏而歎曰嗟乎余今日而益泣然於余師之既沒也余師以殉節死天下知之千秋萬世後當無不知之獨是文章之感生平知己之深見于漫筆一書而不覺其有慨於中者余今日而益泣然於余師之既沒也憶歲戊寅從余師游余財年十四耳記一

日者余以制舉藝呈先生題為葉公語孔子及太師適齊諸全章先生喜振筆立飲盡一斗曰子異日良史才也出其文編贊諸坐客復以陳生文贊之鄭臣虎先生於是陳生名一日而滿大江南北又一曰者余作霍光論貴光以不早還保傳至廢立大事徒決於田延年無古大臣體先生喜則益大奇之蓋先生生平日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史其教維崧也亦必令其精熟於史今先生歿二十年矣愧余將老而無成伶伶使使使中僅僅保守樓山堂集數卷每讀集中論史諸作時而悲歌起舞旁若無人時而為變徵聲泣數行下蓋既傷余之老而無成又傷余繼且暮不死有所慕述亦無知已如先生者嗟嗟激昂共相揚托也已茲讀吾子漫筆一書者而勁毅而不阿又且始於鴻濛終於文信國上下數千年獨出論斷立志瞭然不苟何其似余師也嗟乎余是以不得不為余師喜而益泣然於余師之既沒也昔洙泗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築室於場獨端木子屈大夫弟子知名者宋玉而外尚有景差唐勒而招魂九辨惟章華賦之極哀何者師友之誼人之所同也文章之感生平知己之深也惜也余將老矣若夫琢磨砥礪以卒談遷彪固之業者此則吾子之責也夫此則吾子之責也夫甲辰仲冬陽羨同學世盟弟陳維崧拜題

漫筆序

五

昔人文章非有為而為則不妄作若班彪之論王命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皇甫謐之傳高士顏延之之詠五君皆記託深長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子班自處在田子春王偉元之間俯仰身世良有餘痛復不敢為危言高論其所蘊蓄一發之於讀史每至興亡成敗忠孝奇節之事三致意焉讀者因其辭以求其志之所存亦足以得其為人矣庚申夏五月松

陵年家弟潘來誠

孔子作春秋屬辭比事爲經中之史其後左史及公羊高穀梁亦作明三傳以發明經旨此即後世之史學也史漢而後爲史學者唐以前多主於訓詁名義援引事實該博見長至宋世而下衡量尚論之學興焉然論其一事也而甲是乙非論一人也而甲可乙否深者或失之刻淺者又失之庸甚且蒼素易色黑白改觀其惑人心而誣往哲也大矣秋浦吳子班抱經之餘旁及諸史間有所觸輒爲衡量一二語或予或奪爲褒爲譏皆有以深中其隱即起古人於九京亦皆服其言之公而論之當也嗟乎古今之是非得失亦消矣自非澄心觀理亦烏能得好惡之正而不謬於屬辭比事之義也邪余於此有以徵吳子之學矣吳子尊人樓山先生昔有史論數卷爲世傳頌當世知者以爲深得春秋之旨子班繼爲是

續漢書

六

編足以上嗣家學即謂談遷世業今在齊山秋浦開可也甲辰仲春溫陵同學盟弟黃虞稷拜題

凡人忠孝大節蘊於胸而形之於口往往隨感輒發見古人之一言一行有當於心者振聳鼓舞稱說恐後甚者流連歌泣而不自知則余友吳子班其人哉讀其一草序隨筆摘幽顯微見卓今古乃始於龍達終於文山於人生大節三致意焉吳子誠以忠孝世其家者歟昔建昌項氏刻二十一史論贊讀者喜爲簡捷然摘其詞藻未發其天性則何如吳子此編有繫於人心世道之防也夫癸亥春月錫山年家著世弟華黃拜書

昔談遷世爲太史至遷而始成史記彪固半因馬氏至固而始成漢書甚矣家學相承之難也曩讀大尾先生漢書後見其出馳騁之才俯仰古今嚴而確簡練而工今讀子班史論

漫筆序

是非抑揚皆足補兩家之未逮覺自有史漢以來必不可無此二書之論斷今人之視古人同不同何如哉先生大節卓然炳若日星而令嗣高風踵武輝映此二書久爲當代推許余又何贊焉惟是卒讀慨然憶壬午秋奉先生盤教之末忽忽四十餘年秦淮往事恍若夢寐所愧於先生者豈止文章一藝而已耶廣陵年家世弟宗觀謹識

余觀吳子子班讀史漫筆其鑒微其旨遠其去取嚴而正凡遇忠孝節義端人傑士必激之揚之其宵小險佞奸回鄙夫必摧之抑之或聲名顯赫者稍有可議必不以人地而恕之或時位沈淪者確有可褒必不以疏逖而沒之或疑其立論不無一二過刻之處大抵扶陽抑陰余竊以爲子班讀史實有作易之心焉時藉古人以爲彈殿非盡掀翻定案也其憂患深而爲世道人心計者至密也樓山先生著述徧天下晰

續漢書

七

否泰之幾審剝復之介至今字內家尸祝而戶筮蔡奉之子班溯源其家學讀史即其辭而原其心與之縱橫而反覆之又何非史筆之快助哉秣陵南邨同學弟張懋拜題於紫沙江上

乙巳七月先君文靖公歿於雲南十二月冬始返喪故里明年四月友人吳子班來弔自吳其將別之前一日出讀史漫筆一卷示余曰子曷爲我序之乃卒業而言曰嗚呼生芻一束素車白馬皆古來不數見之事也嗟今之人安有念舊誼於身後蕭然襤褸被攜一僕三千里外而弔人者哉於此可以知吳子之爲人矣況其所爲漫筆一書乎夫讀史自宋儒始參以論斷而後竟陵之史懷婁東之史論始有成書焉吳子慷慨尚氣節傷心樓山先生之殉難終自飲泣以王太守之子自許不得已而發其義於古史亦良苦矣猶憶乙酉之

漫筆序

歲神京失守中原大姓半依江左吾翁從樓山先生避亂秋浦山中抵掌當世之務時子班方九歲予四歲耳無何運終典午鐘散景陽樓山先生乃明臣節於一旅青門之外有死不能迄今讀樓山堂集有餘感焉不謂世變滄桑先人繼歿別吳子於二十二年之前今復得晤吳子於二十二年之後瞻言疇昔不覺涕之潸然下也先君在日每謂博曰以余行天下偏矣見史書成頌可以尚論千古者唯吳樓山耳嗟嗟樓山先生早已殉節先君子又復棄世滇海詩文一途既非當世所急即聞有吟詠既失知音於父子又無達人長者如樓山先生相為汲引文思日退進瞻無期有愧吾子班多矣子班抱大才負經世之略其識議實有出於古人之上者每怪自涑水以來數百年史才中絕以樓山先生之才而所遇若彼然已成一代之書幸吾子班起而繼之以紹前徽是可

懷遠堂

八

以知吾子矣袁州張芑山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子班久與之游歸而試以予言更叩之當必有進於是者因以大振樓山先生之遺業未晚也嗚呼樓山先生為不亡矣丙午孟夏南陽同學世盟弟彭始震拜草

當有明之季名士彙起東南貴池吳樓山先生為清流之冠來吳門賢士大夫皆接席交歡悉奉壇坫於金陵痛斥邪黨無所畏避迨江東告變先生以布衣糾旅計圖報國而時會既失一腔熱血灑之空山天地為動令嗣子班奔竄流離幸存危卵乃奉母杜門躬耕養志取先生之書且泣且讀著有讀史漫筆一書簡而辨質而深正大而無詖淋漓以見志是羽翼名教維持風俗之書而非逞才鬬奇矜能侈博者之所為使史家具此亮懷存茲斧斷其又何至徇情面瀾是非而重為有識者所譏訕乎如子班者可以傳矣而樓山先生為

不死矣丙寅七月既望舊山同學弟鄧漢儀撰

昔富鄭公云從古君子為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見抑耳吾輩挾三四十管子向口角頭懸善貶惡由我始得此言正快今觀子班所著史論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吾於子班殆有進焉當詳於漢唐宋略於夏商周業陽綱目斷自威烈以前有聖人為之論定也昌黎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東坡尊其言為天下法高皇帝止目之為文人之雄以為頃伯夷過當也夫伯夷聖人論之詳矣韓文公又從而饒舌何哉吾不知東坡非聖人論高皇帝見之又以為何如請質之子班淮陰宗弟瑣拜識

懷遠堂

九

不知是何功罪矣戊辰三月二十六日冶山同學弟鄭濂蓮水記

史自龍門扶風考亭涑水四君子來世道人倫奉為冰鑑尚矣近代史談史略史懷諸書言人人殊余友施則咸史測錄于雲閒一時紙貴先王父總憲南臺公石室私鈔中有讀史二卷經同年李于鱗先生點定指為不刊典型大約皆眼明手辣識沈力專而後成非偶然縱筆漫無主宰者也秋浦吳小山讀尊甫大尾先生遺書上下千百年閒論次古今人物國家成敗得失之故指若列眉其裁決明敏如老吏斷獄片言立定使人不敢矯誣而總歸於忠孝之旨以挽回世運扶植人心其功豈在四君子下哉余客天雄值文衡課士四方雜沓寓獨在牛渡馬泐中而小山行急恨未竟讀為之書其大概如此癸丑仲冬年家眷同學弟魏憲拜書於天雄旅次

吳子班先生人皆知為文學宗盟載讀史漫筆知先生之不僅以文學擅長史傳信亦傳疑非囊括萬卷淹浹百家胸無主宰論多游移人人難之而子班先生承家學負氣節上下千古顯微闡幽處處不離忠孝種子能使信者開生面疑者有指歸一言一字俱關至性是豈僅一時文學之宗盟也哉尼山春秋之義其在斯矣及所著南渡紀略一書又足為千載之遺痛也歟年家眷弟沈喬生拜稿

劉知幾史通謂作史有三長況尚論十七史懸斷三千餘年別出機權悉歸鎔鑄巧游刃內指標肉外如子班先生讀史漫筆一書者乎先生之為人如古人故說古人事如胸臆中事不第識精學博已也詎鍾竟陵史懷沈幼宰弋說破窠決離取快一時所可彷彿耶余時纂羣書會通蒐輯將竟讀此幾欲焚稿僅得就正有道亦嫗母之鏡矣附識于此區湖小

弟張秀壁拜識

讀史漫筆序

十

六經之外別開世界者蒙莊似易荀卿似書與禮左邱明似春秋離騷似風雅皆楚人也明朝袁中郎鍾伯敬譚友夏亦能孤闢性靈一往于空濛蕭瑟之際亦楚人也嗟乎三湘七澤閒真足以動人山川之感忠憤之靈削水光而長泣捲濤聲而如咽者哉此吾世兄吳子班湘澤行吟之所以作也然而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屈子有怨是以多怨子班有宋玉屈子之才與過是以行吟蓋子班自其先人樓山先生從文山于地下而以萬死一生之餘老母弱弟節婦孤兒榮榮室室匿影深山短褐不完半菽不飽一旦棄家入楚流離瑣尾涉荆襄登衡岳關山迢遠天輕不足託愁地淺不堪埋怨昔梁生適越猶懷悵恨李叟入秦不廢吟謠況子班年甫弱冠別離二國風雨三秋歧路長愁河梁永歎未免有情能無感觸

漫筆序

嗟乎子班又享我以一卷離騷矣乃子班之為人眼空四海壁立千仞視餘子瑣瑣者不啻臥之地下余服膺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之奇偉浩瀚亦類至于詩則凌駕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擊節歎賞思避卑而揚此余之知子班者如是他人未必知也子班復謙謙自下不欲示其長于人而獨遇余相與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事得失治道升降則目如曙光辨如懸河又超千古而立于獨者不知子班之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然則子班之人與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嗟乎木落空寒羈人夜起手把行吟一卷既讀而歌既歌而醉既醉而泣者匪他人也即與子班同有湘澤之思者名湘字沅水者也戊戌冬十一月樵山京口寒雪道人劉湘拜題 戊戌湘澤行吟序

蓋聞誦讀論世貴在知人以世遠人湮之際當紛傳異說之

讀史漫筆序

上

後非具特識者未易知也晉靈之弑董狐斷以亡不越境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蓋惜董狐之疑辭也豈惜宣子之出不境外也遷固不識兵機于淮陰下趙虛為逆料之語楊龜山未諳時變論人亦或有誤管鮑之交已昧大義而蕭朱王貢彈冠結綬之說尤屬末世俗情人爭羨之他如解經釋傳考時辨諱紛紛已見多所傳疑安得明眼人一一為之定論乎吾友吳子子班以曠達孤行之性具沈鬱騷憤之情尊公樓山先生以死殉國忠孝相遺論史尤屬家學頃閱其讀史漫筆一書快哉可以醒世可以持吾道之衰將名義交誼使矯偽之人不得託足焉賴是書也殆刻論所以求厚道氣激即歸至性也吾知此書出後之尚友者讀其書以知其人于淒涼悲憤感天地而動星辰有以知吳子之誠孝于慷慨信義輕勢力而敦然諾有以知吳子之友道具其破黨枯仇

漫筆序

朽之見爲開心立命之言筆在德奸意爲闡幽吳子傳矣樓山先生之名節與史學愈以不朽矣子也學殖荒落遭時困折不欲出一語以問世乃對斯編不禁援筆論其大概其亦遇吳子之久服吳子之深也夫己巳仲冬漢陽同學教弟羅世珍拜題

古今論史必首尚書然古文今文辨者紛紛尚有張霸偽書之疑他可知矣龍門以後作者不一家亦各有得失未知其是非果不謬於聖人否也吾輩生數千年後知人論世必另出一番手眼決不靠故紙作生活耳余嘗有句云獲麟以後無全史疑案千年間水濱弔項王云大抵史臣如繪像塗來面目總非真今讀子班先生此編我心實獲先生爲忠節之後負豪傑之志請即以此言爲質下相教小弟張忬拜識
余年九齡先子見背遺家國之難流離奔竄及年十二同

貴池先哲遺書

卷三

亡弟稚圭受業于從兄子相師五載亡弟性聰穎絕異不幸早夭兄師復長逝堅伶伶傷傳遂怠荒無成可勝悼哉中年罹禍患外侮紛來家日落學益廢即間有吟詠類閉門造車安能有所表見耶茲編爲少時所纂學憲張公爲余授梓然亦自愧甚矣編內多名賢評語惜未能盡鐫僅載什之一二藉附姓名于不朽云爾庚午仲夏孟堅記于桂林署邸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貴池吳孟堅

今年夏臥息暫園寓情詩賦輒感憤自傷意欲焚棄筆硯而莫能已乃縱觀諸史偶出臆見隨筆之以衡其世衡其人兼衡其心焉數月所積因成一帙名曰讀史漫筆是亦管窺蠡測之意耳嗟乎千古寥寥寸衷誰取所為論古而慰今也然未免偏刻臆斷其獲罪於古人甚矣漫筆首開龍逢而終文文山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小子竊有深痛焉

讀史衡心得麟經大旨李映碧先生評

關龍逢

王通曰古忠直之臣以諫殺身者自龍逢始則龍逢死諫開後世忠臣之門而忠臣之冤痛蓋自此日深矣皆暴如桀則

讀史漫筆

卷一

十

固為人君之首惡也湯起放伐所不得已然究於君臣之義何在不亦對龍逢而抱慙歟嗚呼此其所云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也攷之上古稟陸氏之臣東里子諫而被殺炎帝之世夙沙氏之臣箕文者亦以諫死則忠臣之遭患者又不自龍逢始矣

張邑山先生曰援經斷史陳其年曰子班首書關龍逢蓋有感於忠義不覺情見乎詞矣

伊尹

尹之有大功於天下成千古之大節吾謂其危矣彼事湯而又事桀既事桀而復相湯以伐桀雖以天下為心而實有不為訓者至其放太甲抑甚危矣使非以聖人之心純臣之節行忠臣之事則有不可知者矣如後世之藉口輔政皆以奸賊之陰冒聖人之舉動以成其不軌之謀者又往往矣

李映碧先生曰故子與氏云有伊尹之志則可

王子比干

紂之無道微子輩皆以明哲全身而比干何難效其高風胡獨強諫以死彼殆有見於義之必不容已而此身之必不可惜者若非死無以自白亦以為身死而有濟不得不死即不濟愈不得不死全其心以全其為人故獨有異於微子輩也在奴者去者之心亦非不知求生即以害仁惟求不負其心而已孔子稱之曰三仁誠哉

張邑山先生曰羽翼考亭

辛甲

商紂有太史辛甲者七十五諫紂不從直哉惜不傳其書也夫

周武王

讀史漫筆

二

後世言君德者必推隆三代如武之伐紂大會孟津以順誅暴雖天意所屬其居心亦當有所不安況文之陰行善事且譏其心有不可言者武何忍斬紂頭懸白旗以張威耶此雖不可盡信然其迹亦難掩矣湯以口實為慙武之隱微當亦不免湯武之得天下如此又奚怪後世之篡逆不踵相接也吾故曰得天下者不可不正其君德也

陳其年曰讀本眉山而論更刻嚴李映碧先生曰西伯陰行善大王始有商之志此二語前賢疏漏處當為校正之陽升卷以舊古文當作哉謂德日厚而始受福於商也西伯戲黎亦歸武王此皆有功於聖賢有關於名教之言也

武庚

武王既伐紂復封其子武庚及武王崩而武庚叛周公誅之吾因以知武庚之為忠臣孝子也何也使武庚受封而不叛是棄若父而事若仇不第無以對殷之民士井無以對周無

四百八十七

以慰父矣是叛也理也人子之正也在周則為叛在殷則為忠臣孝子矣孰謂武庚非賢者乎則為武庚成則為少康矣嗟乎

潘稼堂曰名語奇論
李映碧先生曰于同籍馬君常管叔以殷叛成義為管叔
辨而不為武庚辨此作可補其缺
王山長曰非惟武庚飛廉亦忠臣也
姜西銘曰可敵柳州其于廟碑文

吳季札

季札挂劍一事人甚美之此特其細行耳如後范巨卿之於張元伯抑又奇矣獨季札潔己讓國古人所難史猶譏之吾不知之矣

李映碧先生曰文以三轉為佳
王山長曰史記論贊妙筆

老聃

世稱老聃為聖者作師班固以其絕聖棄智稱為亂者抑而

讀史筆

三

貶之固誠尊聖者矣聃遺夫子之道即為異端後世儒者往往並崇之不獨為夫子罪人亦即為固之罪人矣

陳其年曰老聃未可盡非

吳王夫差

夫差之勵志報仇可謂賢哉及不信伍員而歸句踐以自貽禍者何其愚也究之吳以仁厚存越而召害越以狡譎報吳而成功越有負於吳甚矣未可以滅吳稱能也

王望如曰夫差雖失國不失為仁者句踐雖復國畢竟勝
蓋千古否皆於項羽夫差有取焉不欲以成敗論也
鄧雪嵐曰項羽之釋沛公夫差之歸句踐正是刻忍中慈
宋既庭曰夫差不信伍員國亡身滅也宜矣

越王句踐

古語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如句踐之困會稽後復返國臥薪嘗膽不忘困辱人稱其報仇志深吾謂其懷怨見

漫筆一

四百八十七

淺耳使有泄其事者又不受制於吳乎要其信賢任民苦身勤政未嘗非制人之術而終難逃犯上國之罪耳

陳其年曰議論極有擒縱
宋既庭曰子胥知越之謀其如主之復讐何
顧同東曰未語似陽鐵庵

管仲鮑子

人謂管鮑為道義之交吾謂其為勢利之情也當桓公使魯殺子糾時鮑子豈不知鮑子既知仲為子糾之臣而甘心弑仲之君且使仲不能致身於君有虧臣節而仲亦不能矢志必死背君恩而順友言兩人者於道義亦甚遠矣較勢利則甚近耳豈可以分金小故遂冒道義之名乎

陳其年曰千古未發之論

晉文公

文公之出亡備嘗艱苦及得國恩怨分明報施不爽良可稱

讀史筆

四

快其以報僇負羈之故死顛頤則過矣第負羈為人臣而私交鄰國不忠也顛頤為從王勞臣以焚羈室致罪寬矣此則文公之失其本末耳

陳其年曰正論
李映碧先生曰詞嚴義正
潘稼堂曰未有人論到
鄧孝咸曰補三傳所未及
仇滄柱曰扶微推隱細處不忽方是讀史之人

介之推

文公賞從亡諸臣祿未及推亦偶忘之耳推遂隱忍不言憤怨賦歌怨然隱死致其母亦隱以死非母隱死也是推死其母也推固一忍人哉

孫念悅曰數語如老吏斷獄筆力嚴勁
王望如曰既以推為死母則沛公王陵溫蕭趙范俱不得
置未滅無翁稱殺母逆賊不為過刺
施愚山曰絕裾耳母未死也太真功在社稷庸罪可憐

羊左二生

漫筆一

左辛同入楚並困於途桃甘死併衣糧與哀哀遂聽桃死桃信哀之深而轉生為友哀忍見桃之死而受衣以行此固知己之難得者而哀未免近於滅情矣與其入楚趨富貴之途曷若同困而守生死之交哀哉

陳其年曰足徵作者交情
王山長曰可以論古難以求今

余

由入秦繆公問以詩書禮樂法度由余歎曰此乃中國之所以亂也其意主便利而惡迂闊嗚呼此夷狄之所以為夷狄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

顧同東曰反是深於為中國之言用夏變夷吾又深恩謝
李文帝也

屠岸賈

董狐之書趙盾曰亡不越境返不討賊則盾罪可知矣岸賈之滅趙未盡非也世多言存趙者為正滅趙者為惡其亦未

知良吏之言乎余固謂盾不可不誅而孤不可不存使之並見其義可也

毛會侯曰謂論甚正

莊生

莊生與范蠡故善交也故交當以道義為重以心志相合不得執以形迹也其於蠡遺書教子一事未免忍矣何因子而棄其父見形迹而逞私忿邀清名而傷舊誼是蠡之子不死於楚王之手而死於莊生之手莊生非人哉

潘家堂曰至平至當之論
李映碧先生曰余曾有此見而未為論讀此可以開筆矣
彭方洲曰快論絕倫
宋既庭曰定論不虛

豫讓

始不正而後附於正者未可為全節也始為利祿而後求名譽者未可為君子也豫讓之報智伯人豈不稱為烈士哉夫

漢書一

智伯固其主也中行氏獨非主乎何報智伯若是其深而視中行氏為塗人歟反顧臣仇莫此甚者不得以眾人國士之談欺世而自列於節行也余故曰士之成就貴決於成敗之先未可為知己所累也

彭興公曰末三語知所自處
顧同東曰三語不刊之名言覺得前賢坐此累者不少子

李映碧先生曰東於斧鑕

趙簡子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水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龜鼈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夫此雖無聊寄慨之語蓋亦看破世人矣有志者觀此能不奮發

倪開公曰展鏡深省
陳子萬曰余讀之增愧

趙威后

秦使使問趙威后威后訊以君民歲時及鍾離子北宮之女

等語是亦尋常然可謂留心時事者至於陵仲子何為不殺之言真為奇論其識見自是雄偉五伯以後之君有如威后之智略者歟

張南軒曰古英雄婦人此為第一
潘稼堂曰看書有眼力

公父文伯母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男死之今吾子死以好內聞且戒以無瘠色諸語以昭子之名嗟乎既知子以好內而死戒其妾婦曷若於子未死之前預為嚴訓乎則史之美其說者何哉

魏維度曰著為母訓
宋既庭曰世有訓而不遵者多矣安知前日之無邪以今
證古宜相輔

西門豹

鄒之有巫妖也殊為居民作苦所為河伯娶婦遂相信成俗

五百二十四

患莫甚焉豹乃投巫嫗等於河而妖遂止孔子之不語神怪非無謂也豈神怪之幻可漸靡成俗乎豹能正其俗其斯為聖人之徒歟而謂豹為法厲者毋乃過乎後世以久旱而毀豹廟又何為耶

李于鵠曰秋梁公毀淫祠所見與西門同至今以為美談仇富柱曰治亂國用重典約宜千秋名宦祠彭方洲曰近者湯潛庵中丞吳門毀淫祠之舉亦真正直矣

公儀休

君王之耕后妃之織皆躬操節儉以示法焉則卿相士大夫固無一不當耕者哉休之相魯也見織帛而出其妻茹葵菜而拔其葵何無學之甚也抑亦近於矯情滅理矣何也織帛婦職也乃怒而出之種葵家常也乃愠而拔之彼不過以身為卿相不宜親細民利耳而不知勤儉者帝王所以治家國天地所以養萬物休不思愛民之大者第以一念之蒙沽譽

七

一時究何裨於人家國也故其出妻之滅於理也拔葵之矯於情也吾竊不為休取矣

陳念忱曰翻案之論正顛撲不破觀同案曰卓見

蘭相如

始秦欲以十五城易趙壁詐也趙遂聽相如奉璧西行而相如以完璧歸趙名震天下余觀相如不過逞口舌之鋒強爭秦廷幸以邀名耳向使秦王碎其璧烹其身秦猶不失為秦而趙終無可如何也其陰令從者懷璧閒歸亦未免非詐耳古人云在德不在寶夫趙又奚以璧為重哉

陳其年曰偉論不磨省豫堂曰相如以人國為僥倖此論其鐵案矣聞古古先生曰卓見蓋鐵案史深心

蘇秦

秦之游說列國機辨詭譎使列國卒從其約終亦佞人耳當

五百四十九

貧時父母兄嫂賤之及得志而諸侯郊迎妻嫂俯伏秦殊色喜甚可鄙矣嗟乎古今人情皆然豈獨秦之妻若嫂乎是秦之所以為秦故如此恐甚于秦之色驕者尤多耳

王山長曰蘇終賢于張當有分別

聶政

政刺韓相甘暴尸韓市以報嚴仲子吾不許也未可與荆軻同日語軻雖為人而實以為天下政非為天下而并失所以為人然則政徒自棄耳何俠烈之有且仲子亦未嘗有厚恩其進百金者固欲為己報讐非素不相識特舉之以立聲名此聶政為仲子所賣也況韓相亦無大過不過與仲子有睚眦之怨而政不察本末即代為刺之政無識甚矣獨其姊不畏死哭其尸彰其名烈哉卒死于側賢于弟遠矣向非姊出而言之而政不幾湮沒歟噫嘻政失身輕信而仲子乃以多

八

金誘人于死地也亦獨何哉

陳珍示曰不許聶政而特贊其姊真千古卓識李映碧先生曰侃侃正論不朽之華仍當觀其轉折變化之妙

潘稼堂曰立論深刻膽大如天使古人無躲避處施恩山曰所以傳者戒人之不可輕信受恩也古人輕生重義果然諾非今人比政附姊以傳非姊附政以傳也奇哉

程鉅菴曰此姊當與申申晉屈原者同傳

仲子崔

當子路赴廟贖之難時孤獨守門殺子路其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告孔子孔子曰行矣崔即行與孤獨戰于城西遂殺孤獨孝哉子崔義哉子崔忠孝萃于一門矣春秋大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皆此意也世之迂儒皆言聖言以謹慎為本昧昧不知大義之所在此亂臣賊子所以不絕于世可歎也夫

彭興公曰可知作者之意矣

孟母

鄒公墳廟碑其言母為李姓亦未可據而孟母之教班班可紀其以有知而教信示機織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當在齊時孟子亦老矣而母教益嚴孟子之得為大賢者皆母教之所致也世之教子者皆屬之子父師而母不知教子究竟父亦不知教子師亦不知教弟此子弟之所以可悲也夫人顧不思有賢父母哉

張芭山先生曰放標確而言有關乎世教

魯仲連

魯連豈得為天下士哉彼遺燕將書勸其東游于齊是教人以不忠也及燕將到而不止田單之屠聊城是不仁也教人以不忠自處以不仁何徒為排難解紛之說乎吾甚為魯連恥之矣天下士安稱焉

讀史筆

九

鄒雪嵐曰義不帝秦是仲連一生大節然此段責備必不可少

李映碧先生曰仲連讀此當望塵下拜

黃俞節曰案其確

陳其年曰老吏斷獄寸鐵殺人

潘稼堂曰是不忠也是不仁也安得為天下士蹈海而死以一語定是天下士之言也存一語而可矣

孫臏

世之稱兵法者推孫臏臏雖承孫武之略而余謂其不知兵也彼入魏地而為十萬竈三日滅其五萬此第可欺龐涓耳豈三日之內而亡五萬之士卒乎豈所亡過半而不動敵人之疑乎雖至愚亦知其計矣於乎臏僥倖成功耳未可為兵法之全勝者也

彭興公曰孫臏談兵亦奇

潘稼堂曰無人見到

顧同東曰古人兵法用之今則敗如此者多矣當一一拈出

衛鞅

漫筆一

古天子有不臣師之禮況其下焉者乎鞅之得志于秦也立法嚴酷罪不勝言其因秦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孫虔黜其師公孫賈倒亂綱紀忍喪名教罪尤甚焉于師道何後之族滅車裂也豈足怪哉

王山長曰斷案如山

韓非

非慘刻人也精法術刑名之學謂君有賢臣國必敗父有賢子家必敗至謂孔子未深孝弟忠信之道可謂悖逆之甚其書可盡焚也秦使其下吏自殺詎不宜哉

田穰苴

穰苴之斬莊賈藉以立威使敵國聞風解圍而功建名立計深矣然君之貴臣無大過而故斬之既矯令矣而君之馳節者至又斬其驂駟苴蓋一欺君之類也吾不取焉與漢條侯

讀史筆

十

軍細柳事大約示軍威耳豈素有大略哉

戴無忝曰立論深刻足以服苴之心

范雎蔡澤

雎之困迫入秦一說而取卿相宜圖所以報秦以答其知遇顧其志在恩仇終無補于國夫游說之士眾矣有如雎之得伸其志者乎有如雎之得保其終又有如雎之棄相位如脫屣藉蔡澤以自代者乎究之雎終自為耳豈為秦者哉而澤雖自為其所以為雎計者亦長且遠矣

宋既庭曰雎非澤終亦如鞅斯就僥耳

李映碧先生曰神機得妙○筆力甚健

樗里子

秦人推樗里子以智名信哉卒時即知百年後夾宮殿以占墓以予觀之非智也數也如以智名其釋蒲德衛尚為胡衍

漫筆一